

秋夜,静悄悄。
孩子偎依在母亲的怀里,仰着头,数着天上的星星。
可能是为了节省一点煤油,也可能是家里真的没有煤油了,屋子里没有点灯,一家人趁着淡淡的月光,在院子里乘凉。
燥热的秋夜,一种被乡里人称为“夜蚊子”的家伙,最为猖獗,专拣细皮嫩肉的小孩子咬。为了保护小孩,母亲点燃了白天晾晒好的艾蒿,顿时,烟雾在院子里弥漫,“夜蚊子”被熏得四处逃窜,孩子也被呛得直咳嗽。母亲急忙轻摇蒲扇,扇去孩子面前的浓烟。

那时,家家户户都不富裕,一般的农家每天都只能吃上两顿算不上饭的饭。大人饿了就忍着,小孩饿了便在母亲的怀里不停地吵闹着。母亲实在没法,就对着天上的月亮,教孩子唱起了歌谣:

月亮走,我也走,
我跟月亮一起走,
一路走到小村口,
遇到三个大姐在梳头。
大姐梳的金灿灿,
二姐梳的银闪闪,
只有三姐不会梳,
梳了个满头的毛球。
孩子一下来了精神,仿佛忘记了饥饿,急切地问母亲:
“三姐为什么不梳呀?”
“大姐二姐为什么教三姐梳呢?”

母亲说:“三姐还小,自然不会梳呀。大姐二姐要忙着给自己梳,就顾不上三姐了嘛”。
孩子眨着眼睛,似信非信。
这个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就是我,那是我童年记忆里的一个片段,为何至今记忆犹新?我想,是欢乐里浸着酸楚,是母亲用浪漫的歌谣温暖了我饥渴的胃。

秋夜,月半弯。
院子里聚集了好多人,老人抱着孙子,小伙挨着姑娘,俨然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屋檐下的小木桌上,摆放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正播放着电视连续剧《小李飞刀》。虽然人多,却并不嘈杂,人人都被小小的电视荧屏所吸引,生怕错过了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这电视机虽然小,又是黑白的,但它却是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在当时算是个洋玩意儿,是个稀罕物。起初,我将它装在堂屋里,农闲或是夜晚,一家人围坐

知往鉴今

秋月轮回满庭芳

□ 石泉 黄平安



在电视机前,像城里人一样,悠闲地欣赏着电视节目。不久,我家能看电视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全村。于是,每到傍晚,左邻右舍都赶来看热闹,堂屋里早已容纳不下,我便将电视机搬到屋檐下,村民们像观看露天电影一样,看上了电视。那时候播放的电视剧有《新白娘子传奇》《戏说乾隆》《封神榜》等,都是村民们喜欢看的。小小的农家院子常常挤满了人,成了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观看电视,是那个时候最惬意的事。村民们见电视机这东西的确神奇,便争相购买,没过多久,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家庭都纷纷添置了电视机。农忙之余或是晚上,他们也像城里人一样,足不出户,就看上了电视。入夜,有了电视的陪伴,人们不再寂寞,大山也不再沉寂。不过,那时乡间的电视机都是黑白的,最大的不过 21 寸,小的就是我家最先购置的那台 14 寸的黑白电视机了。可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它是乡村的重大进步,在乡村的史册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乡村人记忆中最美好的片段。

这大概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事了。
秋夜,月儿明。
虽已入秋,但暑热未消。傍晚,受尽酷热的城里人,换上运动装,纷纷向城外的江边、公园、小河边奔去。夜色里健身锻炼,已成了小城镇的习惯。

我和妻子最爱的运动是健步走,它已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运动回来,空调魔术般地将室温转换到了春天,秋夜的燥热被关在了室外。洗去汗水和尘埃,顿觉神清气爽,妙不可言。妻子从冰箱里取出水果,洗得干干净净,摆放在茶几上。我则打开电脑,开始了写作。这是我多年来的习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心血来潮,总想写点文字。柔和的灯光下,我放任思绪在记忆的草原上驰骋,偶有所得,便将思想的碎片记录下来,以便充实自己。这个时候,妻子常常轻盈地飘过来,给我续上一点茶水,或是送来一些水果,然后,又回到电视机旁,沉浸在那些或温暖或感人的剧情之中。

以上是我家脑海里涌现出来的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片段,它们虽然互不相干,但时间都是秋夜。片段一,快乐里浸着苦涩;片段二,热闹中有了进步;片段三,温馨里透着幸福。它们虽然只是三个短暂的瞬间,却折射出一个普通家庭的历史变迁,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缩影。回望来时路,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也没有理由不去开创明天的美好未来。

文史春秋

从旬阳走出的台湾知府

□ 旬阳 陈德智

清道光二年即公元 1822 年 11 月的一天,台湾海峡碧波万顷,海天一色,一艘帆船从福建泉州出发,顺风南渡,驶向台湾西海岸的鹿港。在这艘船上,有一位身穿六品官服,气宇轩昂的男子,他就是成长于旬阳县,即将到台湾就任北路理番同知、后升任台湾知府的邓传安。

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人到中年的邓传安思绪联翩。回想自己 8 年前中进士,先被派到福建省最偏僻的武平县和罗源县任知县,历时 5 年,备尽艰辛。接着赴京补官,仍回福建任闽县知县,一晃又是 3 年。这次赴任,面对的是“田土尚未辟”、大陆汉族移民与台湾高山族同胞交融中时生抵牾的严峻局面。他又不由地想起自己远在陕南、已两年未见的双亲大人。

邓传安的老家在号称“盗都之源”的江西省浮梁县,幼年跟随任旬阳知县的父亲邓梦琴来到陕南,在旬阳,邓传安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他在数文书院苦读,在汉江旬河边嬉戏,在乡村农家考察,旬阳的山山水水启迪了他的诗兴灵感,旬阳山民垦荒创食的坚韧使他震撼,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包谷谣》《耕作稷说》等诗文,还参与了父亲任总纂的《洵阳县志》的资料辑录……

航船南行,宝岛依稀可见,邓传安脸上忽然绽开了笑容:是啊!记得父亲邓梦琴乾隆四十四年初到旬阳,面对的最大问题也是从华南、华中一带涌来的移民与旬阳当地山民在垦荒中的纷争,父亲体察民

往事并不如烟

笔墨不曾触及

□ 紫阳 张斌

我每年都会外出旅游一二十天。不是报旅游团跟团走,也不是放任自流一个人游荡。每到一处,就加入当地的散团,三五个人一群,共同游历三五天。因此,除了诗和远方外,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还有曾经共同走过一段旅程的朋友。说朋友,有些不当,大家无非是共同坐一部车,一起到一些地方,相互拍拍照,偶尔聊聊天,最多加个微信,相互传传照片,或者告之旅途中的信息,什么时候集合,在哪里碰头等,旅途结束,各奔东西,也就没有什么交集了。

加了微信的,有时会看看朋友圈,知道他们后来都干什么。早些年带女儿一起旅游,有位四川小姑娘和我们同住一间房,我们相互拍了很多照,加了微信。印象中小姑娘很热爱旅游,非常向往诗和远方。前几天,看她朋友圈,已是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我很好奇,她现在是否依然热爱旅游?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否替代了琴棋书画诗酒茶呢?

还有一次,送女儿读大学,然后和老婆一起沿长江而上,游历了很多名山大川。那一次是同一位豪爽的东北大哥,一位沉静的北京大姐,还有一位应该和我们同年的甘肃女游客同行。巧的是这位女游客和我们一样是送孩子去大学的,而且也是送到长江大学的。因为这个原因,彼此感觉格外亲切,聊得也就多了点。聊天中得知她本来是英语教师,后来改行去了国企。这和好几位在旅途中结伴的同龄人相同,他们中有教英语的、教语文、教数学的,后来又改行。

处暑过后,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总算徐徐谢幕。自此,由夏入秋,暑散凉生,想到四野枯木,心中不由对农人终日劳作满腔悲悯;想到冒着酷暑创文的志愿者,满满的敬意便油然而生。总之,这个夏天虽然酷热难耐,千愁万绪、焦躁不已,但依旧有诗情,有付出,有收获,有故事……那就在回忆里,选择愉快地与酷暑道别吧。

村上春树说:夏天最让人欢喜,太阳火辣辣照射下来的夏日午后,穿一条短裤边听摇滚边喝啤酒,简直美到天上去了。我想他说的,一定不是今年夏天!因为被称为“史上最热”这个夏天,实在热得太离谱——背灼炎天光,身热汗如泉。仿佛身体里的水分都被晒干了!北极圈的最高温度都达到了 32.5 摄氏度。极端的高温天气,导致大量的冰川融化,暴风雨,洪水,旱灾,火山爆发……有人戏语,以前的夏天,大家最多担心中暑,今年夏天,直接升级到超级中暑——热射病。在市场买活虾,回到家一看竟然熟了几只;玉米还没摘下来,就炸成了爆米花……就连以气候温和闻名的宜居小城安康,也凭借着连续十几天四十二度的气温,一度飙升至数十年同季气温榜首!我想苏辙在《和韩宗弼暴雨》一诗中写到的:“执热卧北窗,淋漓汗流注。”可能预言的就是今年安康的夏天。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男孩子的童年记

忆大多是在夏天里。在我的记忆里,安康的夏天远比今年有趣。安康的夏天,是推开窗子,缥缥缈渺传来的阵阵清脆悦耳的鸟鸣;安康的夏天,是荷叶田田的水面上,轻盈飞过的一尾红蜻蜓;安康的夏天,是门前稻田里,大雨过后此起彼伏的蛙鸣……还有知了(蝉)、蚂蚱、螳螂、蚂蚁、蚯蚓、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这些夏日的精灵,陪伴着我的童年暑假,变成美好的回忆。而今年夏天,整天待在空调房里,没有了打开窗户的勇气,自然也少了“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的意趣。

说起安康的夏天,就少不了吃瓜的经历,而安康本地的砂糖瓜就很甘甜可口,每到夏天,大街小巷都是卖西瓜的吆喝声。记得求学时时常去李家坝同学家的瓜田里大快朵颐。汪曾祺说:西瓜以络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我们那时可没先生那么讲究,一伙毛孩子直接用手把西瓜劈成几瓣儿,“吸溜”一声,就只剩瓜皮啦,嬉闹间满满的都是快乐!说实在的,放在往年,安康虽然没今年这般酷热,但大多数时间也实在算不上舒适,闷热的空气、任性的雨水、动不动的大汗淋漓……而这些难耐,唯有吃瓜能治愈。甘甜可口的西瓜就是夏天的标配,可谓吃瓜一时爽,一直吃瓜一直爽。仿佛怀里抱着西瓜,热浪就永远追不上

有的干了行政,有的去了国企,有的干脆下海经商。那一刻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总是改行?每个人改行的途径可能不同,各自有各自的轨迹,但原因似乎差不多。总之,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可是我依旧很好奇,这些偶然与我结伴而行的人,各自有着怎样的生活呢?
我想,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喜怒哀乐,可能大部分时候很普通,却必然有某些时候,充盈、迸发,把平常的喜怒哀乐添上最鲜明的色彩,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图谱。同样是改行,旅伴中某甲是天天缠着教育局长,死缠烂打型的,终于签字批准了。而旅伴乙直接就辞职了,后来另外考了个外地的工作。每个人的经历、性格、机遇等种种不同,让他们各自成为自己,在人生这条线上,作出选择,划出和其他个人绝不重合的轨迹。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最精准地描摹这芸芸众生?写出他们鲜明的个性,又能轻而易举地总结出他们的共性?他们都是小人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然而,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共同生活的版图,他们的命运走向极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归宿。

只是非常可惜。我的目光过多注视舞台中央,注视那些聚光灯下的人物。笔墨所及,很多是新闻记者的工作内容。忽视了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很多时候,我都是在锦上添花,不曾去留心这些人生众相。佛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一段旅程的同行,一段工作的同

事,那又是因为前世多少次的回眸才会相遇?我又何曾用我如莲的心,细细体察他们的人生?珍惜这样的缘分?

也许锦上添花更容易一些吧?一支录音笔采访,再在网上搜索一下相关信息,一篇文章就诞生了,更不缺少发表的地方。而写普通人,匆忙不行、懒散更不行,是需要用时间和精力去观察思考,去撇开生活的种种面纱,发现隐藏于种种表象下的真实故事。

普通人,平凡事,总有一些事感动过我们,影响到身边的人,甚至在悄无声息中影响到这个社会。在茫茫人海中,每个人都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没有这普通的一滴滴水,也就没有浩渺壮阔的大海,这一滴滴水虽然不能掀起惊涛骇浪,但一滴水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芒。

朋友阿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写了很多小人物,老家的邻居。一同在外打工的同事,卖酒的女郎,甚至个体商贩。全是普通人,小人物,各自忙碌各自的营生,而当这些小人物一一跃然纸上的时候,一个时代的剪影就清楚地闯进了我们的视野,带给我们震撼和沉重的思考。小人物并不小,他们身上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而他们的经历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我很想用文字记录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快乐的,悲伤的,或是感动的,如果笔下生花,看似平淡的故事往往会折射出最美的风景。

只是,我的笔墨不曾触及,这真是令我遗憾或揪心的事。

道别酷暑迎凉秋

□ 汉滨 陈祖金

……可今年夏天,热浪滚滚,鼓起勇气出门儿买瓜的我竟没追上那个卖瓜的人!只好在家熬一大锅绿豆汤,晾凉了再喝,聊作夏日里最简单的幸福。

老家的夏天是最有趣的季节。几时在老家时,就算是在三伏天,不问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需有一张凉席,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听着树上的蝉鸣,扇着老蒲扇,便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炎热。正所谓“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那时天总是很蓝,日子过得太慢。早晨将牛儿赶上山,就可以趁着牲儿玩耍,学鸟叫,听虫鸣,等风来,观云涌;午后,在树荫下乘凉,在凉席上酣睡,细嗅扑面而来稻花香;到了夜里,月光充满了门前的荷塘,荷花亭亭玉立,荷叶影影绰绰,再伴着从水面吹来的习习凉风,还有那一盏盏悬空曼舞的流萤,舞动出独属夏夜的宁静和美妙,此等盛趣,夫复何求!

“夏天总算是过去了”,路人的语气中带着逃离和解脱。但我的内心平静而祥和,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人类给她什么,她就会回馈给人类什么,何必选择怨怼?古人说“无厌于日,使志无怒。”只有心无挂碍,内心湛然,才能无往而不乐,过一个无怒之夏,定会迎来一个悠游从容的凉秋。

愿夏天的所有遗憾,都是秋天的惊喜+铺垫。但愿来年,我们能遇见一个有萤火虫的夏天,迎来凉凉的丰收的秋天。

世相漫笔

今夜的月亮特别圆

□ 岚皋 谢雨轩

中秋的夜,分外的明亮。家家户户的人儿都在这月光的照耀与指引下,回家去享受这相聚的时光。我却要在这团圆的时刻,平生极少的回不去家,要在单位值班了。圆月的月亮下,在父母与我的三口之家,我的缺席,便成了家的一个缺口。

傍晚时分,月亮挂上了头顶,银白的光晕镀在了岚河边我工作的佐龙镇这个小镇上。小镇依山傍水,林立的小楼联户成街,曲折盘旋,半截伸在了河边,半截翘向了半山。氤氲的光辉下,小镇似正振着翅膀,要向月亮飞去了。

浅浅的初秋里,寂静的小镇上,最后的一点暑气在月光下慢慢消散,微凉攀上了脸颊。夜色缓缓沿街道向深处走去,两旁的街灯熄灭的悄然无声。朦胧的微光里,楼宇檐牙高啄,黑暗而美丽。街边花坛里有秋天的虫鸣声,仄平声声,好音舒朗,走近细听时,憋了气似的再没了声响。一缕又一缕的河风拂来,吹拂在了镇上火灯最为光亮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值班室。

中秋这个团圆的日子,在岚河边的值班室小楼里,又轮到值夜班了,平生第一次值中秋节的夜班。清风明月,品一杯岚皋深山里的佳茗,啜着浓浓的茶香,品尝着父母捎来的月饼,我是愿意坚守在岗位的。中秋之夜赏月之际,我值守我劳累我幸福,“辛苦我一人,幸福上百人”。

夜晚里,月光弥漫在静谧的小镇上,也倾泻在值班室的窗台上。我欣赏过月亮从树梢缓缓升起时的柔和之美,到山顶之巅看过月亮近在咫尺的巨物之美,却从未在值班室里恬静地欣赏过窗外中秋之月的皎洁之美……

定定地望着月亮,一股莫名的思绪漫在心中。望月遐思,遐思什么呢?具象的也难说清,只是感触时光飞逝,从堰溪街屋顶上和妈妈望月,到西三路和爸爸中秋品茶谈月,再到大学时一个人在城墙下的独步赏

月,又到如今独自值班守月。不经意间,斗转星移已过了十来年了。以前希望时光过得快一些,如今只想让这时光慢了再慢,在慢中品味情愫,在慢中品味人生,在慢中品味自己。

中秋的夜,天晴着,无雨,尽管平时喜雨,想来,此刻却未尝不是件好事,无雨,便不会接到防汛类电话。想到两年前来年,我首次值班,对值班的事态是不熟的。与其说不熟,应该说是害怕接电话了,却正遇上雨夜,防汛的电话一阵又一阵的来了。我慌乱应对,手足无措,是一位先我到镇上工作的小姐姐,她看我陌生的样式,便留下辅助我值夜班,陪我度过了首个值班的日子,教我固定下工作的程序,帮我熟悉了值班的应变措施。后来很多个独自值班的日子,从严寒的防火到夏雨的防汛,从春节的安全到秋季的涝灾,看初春花开,赏秋萤之火,我因为这首次值班的垫底,便从容为训,坦然相待了。

人生,何不如如此。人,有着无数个第一。第一次走进大学校门,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第一次有人陪我夜班值守,第一次独自中秋赏月……人便在这一个又一个的“第一”中,抛弃生涩,走向幸运。

月光,引人遐思,鼓荡起人的心扉。给人美好,给人憧憬,给人意气飞扬。

月光,牵引着我走向室外,走到天台上。遐思,让我想更近地接近月亮。

夜色中,月光便浓浓地浸润了伫立的我。中秋未能回家团聚,有着着一轮明月相伴,有着丝丝缕缕的思绪相伴,有着日臻宽博的自己相伴,这便也无憾了。

此刻,月亮高挂,月色恹恹。月光镀在脸颊,我没有刻意躲开,我想让漫涌的月光,好好地勾听一下我这身心,荡涤去我琐碎和寡淡,交织给我这横纵与厚重。

我静静地伫立在月光下。
今晚的月亮特别的圆。

荏推进,形成抓好示范县创建的长效机制,确保高质量圆满完成创建各项目标任务。

汉阴:“双拥”书画展共话鱼水情

本报讯(通讯员 沈佳杰 袁伟 黄琪雅)军民携手共奋进,再谱双拥新篇章。9月6日上午,庆祝双拥运动80周年“双拥杯”书画创作画展开展仪式在汉阴县书法艺术馆举行。

本次书画创作画展共展出作品62幅,篆隶真草行五体兼备,作品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用书法艺术展现汉阴书法之乡的拥军热情,用书画作品展示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人民、强军兴军的新成就,展示汉阴革命老区浓厚的“双拥”氛围,体现“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新型军政军民关系,营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良好社会氛围。

汉阴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发祥地和主要活动区,走出了何振亚、沈启贤、杨奔三位开国将军,两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县”,连续8次被授予省级“双拥模范县”,先后获评全国“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县、全国“爱国拥军先进单位”。



旬阳积极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本报讯(通讯员 石晓红)近日,旬阳市文旅广电局召开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推进会,21个镇文化站站长(业务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组织参会人员学习了《旬阳市创建第二批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工作方案》,解读了创建任务清单,细化和量化了具体工作任务,明确了完成时限;并就公共文化示范镇、村(社区)创建工作作了具体安排,要求与会人员要增强做好示范县创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充分认识创建工作的重要性,把创建工作当作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摆在突出位置,聚焦目标任务,以更加严格的标准、更加规范的管理,毫不松懈地抓实抓好;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大创建工作力度,规划时间表、路线图,压